

# 美國雅爾達密約 與中國

郭榮趙 著

文史叢書38

文史叢書 38

---

美國雅爾達密約與中國

---

郭榮趙 著

水牛出版社 印行

A Critical Study of the  
Yalta Agreement  
And  
Sino-American Relations

By Jung-Chao Kuo, B. Liff. Oxm.

COPYRIGHT © 1967  
BUFFALO BOOK CO. LTD.  
TAIWAN

美國雅爾達密約與中國  
文史叢書 38

---

著者：郭 榮 趙  
發行人：彭 誠 晃  
出版者：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
地址：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135號2樓  
電話：3410275·3215644  
郵政劃撥0013932-1號  
再版：中華民國77年10月30日

---

局版台字第0628號

◀版權所有·不許翻印▶

## 自序

我寫這本小書的目的，是在滿足自己對歷史的一種好奇。

二次大戰結束不到五年，中國大陸便淪陷了。

中共竊據大陸何以如此之速？

這是我個人多年來所思索的一個問題。當然，這回答是多方面的。但是，從中美關係的觀點來看，美國一錯再錯的政策，又未嘗不是重要的因素之一。

美國政策的錯誤，先是錯在蘆溝橋事變以後，袖手看日本進擊中國。對中國不但不給予精神和物質的支援，反而拿廢鐵和汽油去支持日本。再錯是在德蘇戰爭爆發以後（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），不讓共產和納粹互相殘殺，反而盲目地採取親蘇的政策，無條件地去支持蘇俄；三錯在太平洋戰事（珍珠港事變）爆發以後，低估中國戰場的價值，而不給予中國作戰有效的支援；結果先是致力於歐戰的結束，再致力於蘇俄對日本的作戰。四錯在輕信美國駐華軍方和外交人員的報告，誤認中國政府對日作戰不力，誤信中共為「土地改革者」；於是遂壓迫中國當局，把中

共納入政府之內。五錯在羅斯福總統個人的自信，誤認蘇俄侵略的野心，幻想美蘇密切的合作。於是一錯再錯、錯上加錯，最後遂鑄成了雅爾達密約。

從美國的觀點看：雅爾達密約不僅撕毀了美國對華的傳統政策——門戶開放，九國公約。也否定了美國所奮鬥的原則——大西洋憲章，聯合國宣言。而且，更背棄了對中國政府所作的承諾——開羅宣言。

從中國的觀點來看：那是雅爾達密約，把蘇俄的大軍請進東北，使蘇俄得以順利地劫掠東北的工業設備，阻撓國軍的接收，助長中共的叛亂；那也是雅爾達密約，使蘇俄恢復帝俄時代在東北的「原享權益」，奪取了旅大和中東南滿鐵路的利益侵犯了我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；最後，更不得不寫進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，連外蒙古也脫離中國。一言以蔽之，雅爾達密約出賣了中國八年苦戰的果實，增加蘇俄對中國的威脅，擴大中共對政府的叛亂。

但是，更值得我們注意的，乃是雅爾達密約奠定了戰後美國對華一連串錯誤政策。認定美蘇可以繼續合作，蘇俄不會支持中共。結果把一個具有武裝叛亂的中共集團、和中國的合法政府平等看待。壓迫中國政府和中共談判，談判不能順利進行，則用斷絕軍經援助，壓迫中國政府一讓再讓。而對於蘇俄在東北的橫行霸道，阻撓國軍接收，武裝中共，則一概忽視。最後，等到中國政府不能在大陸上立足的時候，美國政府更斷然發表白皮書，把戰時忠實的盟友一脚踢開，把中國政府慘敗的責任推得乾乾淨淨。在白皮書的傳達函中，國務卿艾其遜大言不慚地說：

「很不幸，但也是無可避免的，中國內戰不幸的結局，竟非美國政府所能爲力。美國所作過的，或在自己力量限度之內所能做的，沒有任何一件事會改變了那種結局；這種結局也不是由於我們未曾作過某一件事而造成。此一結局，乃中國若干內部力量所造成。」（見白皮書頁 XVI）

用簡單的話說：中國大陸的淪陷，既不是美國政府做錯了甚麼事情，也不是美國政府沒有做甚麼事情。美國政府能做的、應做的，都做了。美國政府已經仁至義盡。

艾其遜的話是冠冕堂皇的，但是，這只能欺騙若干不瞭解中國內部情勢、和美國對華援助實際情形的美國人民，而不能欺騙中國政府，欺騙中國的智識份子。

無疑的，在一九四九年八月，美國政府已認定「貪污無能」的國民政府完蛋了。事實上，白皮書就是對國民政府的一紙死亡聲明。美國政府以爲「土地改革者」的樂園就要誕生，中國人民期望已久的福音就要來臨了。所以，繼白皮書之後，十月初，國務院已着手研究如何承認中共政權，如何從臺灣撤退，而且突破了我們對大陸的封鎖。

然而，美國政府所作的判斷，馬上就被事實所否定。早在中國抗戰開始的時候，美國當局曾預計：中國在幾個月之內，就會被日本完全打垮。但是，中國政府居然孤單地打了四年。而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和十一月，美國若干政要，同樣地不加思索，也預計臺灣落入中共之手，只是一兩星期的事情；所以，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，杜魯門總統斷然否決了聯合參謀首長們協助防

衛臺灣的建議；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，國務卿艾其遜公開宣佈放棄臺灣和韓國，把臺灣擱棄於美國太平洋的防線之外。然而臺灣並沒有在短時間之內垮臺；而且站起來了。

事實不僅否定了美國政府的判斷，也粉碎了美國政府的幻想。當美國國務院正考慮和中共政權攜手的時候，料想不到中共却在美國人的臉上，打了一掌；把美國當作中國人民的第一號敵人，首先是對美國留駐大陸的使領人員，給予殘酷的虐待；繼之是在韓國給美軍予以無情的打擊。於是，美國才又想到一位被遺棄在臺灣的朋友——中華民國政府，還有可以利用的價值。所以，美國才又給我們的軍經援助，才和我們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。

但是，我必須指出：軍經援助也好，共同防禦條約也好，這都不表示美國的對華政策，有何基本上的改變。美國這樣做，只是因為中美的利害一致，要中國政府同時替美國守住太平洋上的這一個戰略據點而已。美國對華的政策，始終是消極性的。給我們武器，只是防衛性的武器；簽訂共同防禦條約，却要約束我們的軍事反攻。美國把中華民國政府解救大陸同胞的政策，擺在美國的利益之下，把中華民國政府，冷凍在臺灣，致使我們錯過多次反攻的機會。而把美國對中國的政策，寄託在中共變質的幻想上。在過去，幻想狄托的出現；往後便幻想中共的下一代；現在，更幻想溫和派的產生。至於在國際上，便把中華民國政府孤立起來，不讓我們派軍援韓，也不讓我們派軍援越，不讓我們參加東南亞國際性的組織公約。甚至於對日和約，也不准我們和盟國一起參加……。

在這本小書中，對於美國如何不夠作朋友，不配作國際領袖的行爲，我並沒有一一討論。這是許多個專題研究的任務。我只選定雅爾達密約，因爲它不僅有代表性，而且，它往前承襲了一九三七年以來美國錯誤的政策，集錯誤之大成；往後奠定了戰後美國對華錯誤政策的基本精神。兩相結合，遂造成了中國今日的悲劇。

人們是很不喜歡承認自己錯誤的，政府自然更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。大陸人民淪入水深火熱十八年了；在美國，除了極少數的議員和學者之外，有誰肯承認美國政府原來也是今日中國悲劇的導演者。美國政府，杜魯門時代不必提，就是艾森豪、甘乃迪時代也好，以及今日的詹森也好的，我看不出他們在過去或現在，曾經對中國人民表示過半點贖罪的心情，而對中國政策解救大陸同胞的目標，給予應有的支持。

中國人是最講恕道的。中華民國政府對侵略我們的日本，從開始便主張寬容。對於美國種種不友善的行爲，基於恕道、基於共同利益，自然也能予以原諒。我想，那正是這種原諒，我們接受了雅爾達密約，接受了美國加於國共的調處，採受了白皮書，接受了美國對日和約的主張，接受了中美條約的約束。甚至於美國對不起中華民國的紀錄，面對着白皮書，面對着一九四三年的美國關於中國的外交文獻，也不肯公佈給學者使用。所以，多年來，有關中美的關係，還只是美國一面之詞。我想，這種苦心，是很難爲旁若無人的美國朋友所珍惜、所瞭解的。

我寫此書，並無意就此一點，對美國政治家們進行教育。因爲，美國若干有良知、有遠見、

有正義感的人士，曾經這樣作過。美國政治家們的能力是很有限的；他們健忘，他們短視，他們只認得當前的事實，當前的利害。讓這兩位嚴肅的老師來教訓他們罷。

我是今日中國悲劇遭受折磨的一份子。我曾經在日軍的砲火之下流亡，剿共的疆場上效命；我目擊妻離子散的慘境，耳聞痛哭號泣的哀鳴。中國人民何罪？八年抗戰，四年戡亂；最後勝利的果實成空，一切苦難的代價化為烏有。孰令致之？身受浩劫，我不能不反省。

多年來，我檢討中蘇的關係，檢討中共的陰謀，檢討我們的政府自己。最後，我反省到中美關係。於是，我把自己讀書的一點心得，寫成「美國與戰後中國之命運」（請參看香港時報五十六年二月五日）。一部份叫做「美國、雅爾達密約、與中國」，另一部份叫做「史迪威、赫爾利、馬歇爾、與中國」；前者是檢討以雅爾達密約為中心的美國對華政策；後者主要的是檢討以這三人為中心的美國對華政策。而在下面所發表的，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部份。

五十年來，我們直接承受日本的壓力，蘇俄的壓力；而中美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又相同。這都使我們感到需要美國的友誼，信賴美國的友誼。誰能想到，在緊要關頭的時候，美國會把我們丟在一邊，甚至還要把我們犧牲！

我是一位學問的摸索者，沒有一官半職。書中一切不同於人家的解釋，都是我自己的解釋；一切不同於人家的判斷，都是我自己的判斷。我自己負責。正是因為如此，所以我不會請任何先進，替我作序。書中所用的材料，也大部份是在臺灣蒐集的；因此，有許多重要的材料沒有看到

，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事實。但是，我覺得：即使我在美國進行此項研究，除了若干細節和形式以外，我不相信目前在書中所作的判斷與解釋，我會提出若何不同的看法。

郭榮趙序於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二月十九日臺灣陽明山華崗

把本書獻給在八年抗戰期間  
爲中國勝利而死難的  
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；  
那是雅爾達密約  
出賣了他們用生命所換來的果實。

作者

# 目 錄

## —— 檢討以雅爾達密約爲中心的美國對華政策 ——

### 自序

- 第一章 雅爾達密約從那裏開始？…………… 一
- 第二章 開羅的曇花…………… 二二
- 第三章 德黑蘭的彩虹…………… 四五
- 第四章 論雅爾達密約…………… 六九
- 第五章 一錯再錯迷途不返…………… 一一
- 第六章 袖手看中蘇談判…………… 一三三

### 附 錄

- 一、 邱吉爾與戰時中國…………… 一五一
- 二、 評梁敬錚著：「九一八事變史述」…………… 一五九
- 三、 分析美國國務院的「中國問題顧問小組」…………… 一七一

## 第一章 雅爾達密約從那裏開始？

### ——羅斯福對蘇俄的誤解與幻想和美國的親蘇政策

中國今日的悲劇，久矣、深矣。

但是，從強權政治、和中美關係的觀點來看，雅爾達密約又何嘗不是迫切的因素之一。正如蔣廷黻博士在我國的控蘇案中所說：「時至今日，我們必須宣稱：雅爾達鑄成大錯——十分悲慘的大錯。如無此一協定，中國和韓國在戰後的整個歷史，必然整個改觀：①。」儘管美國人士並不承認此一看法，但是，從雅爾達密約至今二十餘年血的事實，尤其是在中國與亞洲，幾無一不是雅爾達密約的餘音迴蕩，無一不是證實蔣博士的看法。

一九四五年，當中國政府孤軍奮鬥四年，與美國盟邦携手作戰又四年之後，元氣大傷，紅禍高漲；和歐洲各國一樣，我們所需要美國的，乃是物質的援助和精神的 support。對歐洲，正如所期望的，戰爭一告結束，美國便提供了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。但是對中國，却大失所望；戰爭

還未結束，便給中國政府套上新的枷鎖——雅爾達密約。

抗戰前夕，中國已是內憂外患。等到勝利在望，中國却依然是內憂外患。那是雅爾達密約，才使蘇俄帝國主義「合法」地霸佔中國的東北；那是雅爾達密約，才使蘇俄的大軍「合法」地開入東北。因此，才使蘇俄便利地劫奪東北價值二十億美元的工業設備；才使蘇俄便利地卵翼中共，使中共在東北壯大；再以東北為基地，來進行全面的叛亂。所以，如果我們說：中國今日之悲劇種於雅爾達，始於雅爾達，又何嘗遠離事實？但是，最令人悲痛的：這一個為害中國最深的密約，竟是我們的盟邦美國一手所造成。

美國為甚麼不顧道義，犧牲中國勝利的果實，要去和蘇俄簽訂雅爾達密約？

對於此一問題，美國政府與學術界，曾經提出許多的解釋；這些解釋是否合乎事實，下面（第四章）我們將一一討論。但是，我們要瞭解，雅爾達密約乃是羅斯福總統個人外交的「傑作」，甚至於他的國務卿史退汀紐斯（Stettinius）也未參予<sup>②</sup>。因之，要瞭解雅爾達密約之所以形成，似乎要先從對羅斯福個人的瞭解入手，才比較合理。

羅斯福所以要與蘇俄締結有關中國的雅爾達密約，與其說是由於他政策上的錯誤，勿寧說是由於他對蘇俄共產主義的誤解與幻想。原則上看，戰後美蘇合作，共同納入聯合國，甚至於共謀中國問題之解決，這當然不能算錯。但是錯在他對蘇俄和共產主義沒有正確的認識，所以才使他誤認此一政策可行；結果竟制定此一政策。並且不顧一切，為執行此一政策而努力。我們中國，

就是在這一項努力的過程中，被送在美蘇合作的祭壇上，白白地作了犧牲品。

羅斯福總統個人對共產主義和蘇俄帝國主義的誤解與幻想。時至今日，恐怕很少人能夠否認。尤其，當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後，這種誤解與幻想，簡直到達盲目的程度。

從一九一七年俄國克倫斯基的政府（Kerensky）被推翻以來，美蘇之間便沒有外交關係，美國一直採取不承認的政策。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，美蘇的外交關係，才正式建立。但是，民族間的猜疑、和國家間的關係，並不能單靠使領館的相互建立，而能望其改善。由於若干事件的發生，美蘇的關係，至於珍珠港事變爆發以前，可說仍舊停留在冷凍的階段。例如，一九三九年德蘇之間的條約，和隨之而來的（一九三九年冬—四〇）蘇俄對芬蘭的攻擊，使蘇俄在美國人民心中，留下十分惡劣的印象③。而蘇俄政府所進行的宗教迫害，更使美國的天主教徒憤怒。巴迪摩爾的大主教考勒（Archbishop Curley of Baltimore）說：「對於史太林，正像對希特勒一樣，我都沒有信心④。」結果，在一九四一年的秋天，在美國輿論界竟產生了攻擊蘇俄的現象。再加上在美國國內，共黨份子挑撥軍火工業中的多次罷工、和共黨報紙反戰的宣傳；結果，除少數自由份子之外，很少美國人民對蘇俄寄予希望和同情⑤。

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的報告中，對蘇俄的戒懼之心，同樣也可以看到。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七日，美駐蘇大使建議：如果美國國務院要考慮限制蘇俄外交和領事人員活動的範圍，那麼，這種限制，同樣要施之於戰爭爆發以後到達美國的蘇俄公民。因為，這些被准許前往外國的蘇俄公民

無疑地是蘇俄派出的間諜⑥。論到與蘇俄相處的問題，他指出：蘇俄只認識強硬與力量；因此，對付蘇俄的方法，必須以強硬與武力為基礎。美國政府任何友善與合作的表示，只不過增加蘇俄首要們對美國的懷疑而已⑦。

但是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，德軍終於大舉進攻蘇俄；這對於美蘇的關係，無疑地是一個新的轉向。那時候，美國雖然沒有正式和德國作戰，但是，羅斯福總統所採取一連串的措施，却早已邁向對德作戰之路⑧。所以，當德蘇戰發之後，儘管當初一般人對蘇俄漠不關心，甚至於寄望於德國早日的勝利⑨。但是，由於蘇俄對美國態度的改變、和對德國繼續的抵抗，也使美國對蘇俄的態度，同樣的產生改變。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——德蘇戰爭一月之後，羅斯福不顧國務院的反對，宣佈給予蘇俄「迫切而實際的援助⑩。」到七月底，他更派遣他的私人代表霍普金斯（Hopkins），取道倫敦赴俄，于七月三十日到達莫斯科。霍氏此行的任務有二：一、和蘇俄討論美援；二、估計蘇俄將來抵抗納粹的能力⑪。但是，從七月二十五日，他從倫敦向羅斯福提出的報告來看，他還有一項重要的任務——借此時機，來影響史太林。報告說：

「我有一種感覺；即使俄國人在當前的戰場上被擊敗，我們仍應儘一切可能，以保證他們能維持一個永久的戰線。在當前的危機之中，如果可以用某種方法來影響的話，您（羅斯福）派一個私人代表，與他（史太林）直接接觸，實在值得一試⑫。」

霍普金斯就是羅斯福所派往蘇俄的私人代表。霍氏的訪蘇，和他日後的報告，意義至為深長

，這影響到此後整個戰爭期間，美國積極援助蘇俄的政策；更影響到羅斯福個人對蘇俄的態度。狄恩將軍（Gen. J. R. Deane）對此曾評論說：「無疑的，他（羅斯福）的親信霍普金斯，鼓勵總統採取這種態度（積極援俄）」<sup>⑬</sup>。在霍氏的傳記中，作者也把霍氏的莫斯科之行，指為「戰時美英蘇三國關係的轉捩點。」從此，美國對蘇俄的支持，再也不能後退了。

所以，等到霍氏從莫斯科回來，在大西洋會議上向總統當面報告之後，羅斯福馬上（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日）指示前國務卿史汀生（Stinson）：

「我認為：爲了美國的安全，對於蘇俄一切合理的軍火援助——不只是當前，而且只要他繼續和軸心國有效的戰鬥——乃是極度地重要。我深信英美兩國，在擬議中的會議上，必須對蘇俄作此類廣泛性質的承諾<sup>⑭</sup>。」

他並且要他準備一張援助蘇俄的物資表，以便答允蘇俄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以前送到。

在大西洋會議上，羅斯福和邱吉爾對於援俄的問題，獲得協議。八月十二日，羅邱致電史太林：

「：我倆此刻合作對於你所迫切需要的物質，給予最大的支援。有的已從我們的港口起運，更多的即將離開：爲了對於我們的資源的分配，我們能夠取得快速的決定，我們提議在莫斯科召開一個會議。我們將派遣高級代表參加，俾能和你直接討論這些問題<sup>⑮</sup>。」

九月十一日，蘇俄駐美大使進行與美國談判信用貸款的問題。十一月七日，羅斯福總統宣佈